

寶天路上的英雄宋楊樹

趙立永 等 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

實天路上的英雄宋楊樹

趙立永等作

西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西安

716.1

598



書號：0537 36開 15頁 17,612字

寶天路上的英雄宋楊樹

作 者：趙 立 永 等

出版者：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安西五路138號)

印 刷 者：西 安 新 華 印 刷 廠 第 一 廠

(西安市西郊小土門)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西 北 總 分 店

(西安青年路乙字103)

1—3,000 1954年 5 月 第 一 版

定價：(甲)1,000元 1954年 7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目 錄

寶天路上的英雄宋楊樹（鼓詞）		趙立永（一）
不到黃河心不甘（說唱）		蔚 藍（九）
老牛送水（快板劇）		康師堯（一八）

寶天路上的英雄宋楊樹（鼓詞）

趙立永

寶雞天水萬重山，

山水重重行路難；

為了修通寶天路，

英雄模範說不完。

閒言道罷，書歸正傳。國民黨統治時

代，寶天鐵路不叫鐵路，叫中國的鐵路

「官腸」，三天塌方，兩天水冲，通車無

常，有名無實。解放後要建設西北，溝通

全國交通，加強物資交流，寶天鐵路必須

重新大加修築，保證經常通車，這樣，我

們的鐵路工人就開到現場上去了。

這裏說的是第二十聯合作業工程隊一

個洋灰小隊長、共產黨員宋楊樹搶家搶救

築路材料的故事。這個故事感人肺腑，在寶天綫上傳流最廣。諸位要知端詳，且聽我從頭道來：

（唱）寶天路地勢真險要，

懸崖削壁遮太陽，

六月山頭還積雪，

秋風一起就下霜。

夏天一陣山風一片雲，

傾盆大雨要提防，

山洪下來真可怕！

石滾土塌賽虎狼。

這裏山勢險惡人煙少，

鐵路工人擺戰場。

說的是二十聯合作業工程隊，
大本營就在附近白陽莊。
帶家的都在山上窯洞裏住，
單身漢都在平地搭蓬帳。
三伏天頭頂太陽紅似火，
搖着扇子不覺涼，
小麻雀熱的直張嘴，
撲撲閃着兩翅膀。
窯洞裏住着真享福，
那裏頭冬天暖來夏天涼。
有一位大嫂洞口站，
懷裏抱着個小兒郎，
這孩子看樣不過兩週歲，
乾乾淨淨白又胖，
肥頭大臉好相貌，
黑油油頭髮高鼻樑，
剛剛會走會說話，



能叫爸爸能叫娘。
這一日正是星期天，
媽媽叫小祥往山下來看望。
忽然小祥的小手亂搖擺，

指着山下的小道連聲嚷。

(夾白)爸爸！爸爸！

哟！可不是你爸爸來啦。

(唱)一塊走的有三個人，

左邊是老李右邊是小王。

瞧小祥的眼睛認的多準，

當中央就是小祥的爸爸宋楊樹，

洋灰隊的小隊長。

你看他魁梧的個子寬肩膀，

黑黑的大臉發紅光，

粗眉大眼好健壯，

羊肚子手巾圍在脖子上；

在隊部他們剛剛開罷會，

肩並肩說說笑笑上山崗。

他們還沒走到窯洞口，

小祥就伸出胳膊把手張，

老李剛要伸手抱，

小王急忙上前搶，

小祥「噫」「噫」誰也不要，

單要他爸爸宋隊長。

宋隊長接過寶寶忙舉起，

親着兒子的小巴掌。

小王抓住小祥的手：

「叫聲叔叔給塊糖。」

老李這時說了話：

「小祥給我唱一唱。」

宋大嫂說：「快唱給你李伯伯聽，

王叔叔會給你幫腔。」

大夥正在逗小祥，

忽然聽見轟隆隆遠處一聲悶雷響，

宋隊長急忙看看天，

一大片黑雲在西方。

宋隊長一看大風大雨就來到，

對着老李小王開了腔：

「咱們洋灰六千袋，
一齊放在洞口上，
山洪下來要是冲毀，
鐵路建設準要受影響。」
大嫂聽說接過了娃，
三個人連飯也沒吃又下了山崗。
剛剛跑到山坡上，
遇見工友亂嚷嚷：
「宋隊長，你看天要下大雨，
洋灰還在工地上，
可不能讓洋灰受損失，
咱們事先要提防！」
宋楊樹接口把話答：
「同志們來的正是時候，
咱們一齊去把洋灰搶。」
說話間來到了小隊部，
人傳人來腳步忙，

大家急忙把洞進，
鋤頭鐵鍬響叮嚀，
先把架子搭個穩，
洋灰袋才好往那架上放。
忽然間「咔嚓」一聲炸雷響，
狂風暴雨鬧的好猖狂。
天氣變的黑沉沉，
洞子裏烏黑沒有光，
同志們檐上洋灰滿臉汗，
你來我往光往一塊撞。
宋隊長一看有些亂，
扛着洋灰開了腔：
「扛灰的一個跟一個，
順排走在路中央，
放下灰的靠牆走，
免得大家來同撞。」
聯珠大雨喇喇下，

工友越來越緊張，
洞子裏別的聽不見，

只聽見「杭來嗨哟」「嗨來杭」。

大家正在把洋灰搶，

又聽得嘩啦啦聲音震山崗。

宋隊長一聽是山洪，

轉眼之間定主張：

「同志們趕快爭取時間，

在山洪下來以前快些扛。」

工友們都說快！快！快！

只聽得腳步拍拍響，

洋灰一袋又一袋，

飛到搭好的架子上。

宋隊長為了縮短時間，

兩趟併成一趟扛，

兩袋洋灰二百斤重，

一次就扛在肩膀上。

工友們個個學習宋隊長，
一次不扛一袋要扛一雙。

就在這緊急的關頭上，

有人喊叫宋隊長，

「宋隊長！宋隊長！」

喊了兩聲不見開腔。

小王看了看不見人，

回頭告訴給宋隊長：

「宋隊長好像有人喊你，

聲音聽着怪緊張。」

這時候外面大風不住呼呼颭，

山洪越來越猖狂，

風雨交加遍地水，

跑來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這是老李的妹妹叫小菁，

拚命來找宋隊長。

滿頭滿臉水淋淋，

渾身上下水直淌，

好容易看到洞子口，

她心想：這下可算有了希望。

她用盡氣力把坡上，

偏偏鞋子又裂了幫。

她脫了鞋子用力爬，

喊了兩聲「宋隊長」，

「刺溜」一聲又滑下去，

腿上的石子擦了一處傷。

滑下去她又爬上來，

跑進洞抱住了宋隊長：

「宋隊長！不得了！」

洪水沖走了大嫂和小祥。」

啊！像枝箭，像隻槍，

刺在了宋隊長的心口上，

他抬起腳來就要往家跑，

却看到嘩嘩的洪水直往洞裏淌。

洋灰有的已經在洞裏泡，

工友們都楞在洋灰旁。

這時候他腦子轟轟轉，

看看洋灰想小祥；

人民的財產有損失，

怎樣能對起共產黨？

想罷沉着氣忙把工友喊：

「快！洋灰要緊，快些搶！」

小菁一旁發了呆，

眼淚揉在手背上，

匆匆忙忙往回跑，

再去看不大嫂和小祥。

宋隊長咬着牙齒加勁幹，

工友們一個個都被感動，

情緒高漲更加有力量。

一會更比一會快，

六千袋洋灰都搶光。



南志

李 莉作

大夥鬆了一口氣，
都担心着宋大嫂和小祥。
一個個急忙跑出洞，
宋隊長脚下更加忙，
八十個工友一個心，
都希望大嫂和小祥沒損傷。
到山坡看見一羣人，
內有那位報信的小姑娘，
低着頭在那裏嗚嗚哭，
大夥心裏猛一涼。
跑到跟前仔細看，
小祥躺在門板上，
兩手緊攢住小掌頭，
閉着兩眼嘴不張；
大嫂被水冲的直發迷，
兩手亂抓低聲喊小祥。
原來是宋大嫂母子都被山洪冲走，



山陡水急冲得忙，
衆人聞信急忙來搭救，
小祥已經把命喪。

張志超作

工友們一個一個心發酸，
淚珠兒滾滾落在濕衣上，
宋隊長心裏更難過，
熱淚滴在小祥的臉蛋上。
為人民一片忠心宋隊長，

不到黃河心不甘（說唱）

站起身來自思量：
「六千袋洋灰沒損失，
對得起人民對得起黨。」
這本是宋楊樹搶救洋灰事一件，
寶天路上傳得廣。

蔚 萱

新中國成立整四年，
新人新事到處傳，
我說書人千張嘴巴說不盡，
單表表傅景文勞動模範。
礮口有個被服廠，
傅景文工作在七車間。
這一日太陽偏西天色晚，
工人放工下了班，

人人歡天喜地回家轉，
只有那傅景文低頭走着不言傳。
他心裏想的是工廠的事：
增產節約大開展，
廠部裏根據羣衆訂的計劃，
每台車要節約小米六斤半；
七車間原來生產就不好，
技工又抽走一百三，

新來的工人技術差，
不是打針就跑空線。

傅景文一邊走來一邊想，

不覺走到家門前，

晶晶上前把腿抱，

他愛人鳳芝笑容滿面迎上前。

鳳芝說今天又是星期六，

我們到那裏去玩？

景文說你帶晶晶去把電影看，

我不去就留在家裏邊。

鳳芝見他很納悶，

心裏也就不安然，

忙把景文前額摸，

是不是發燒把病染。

景文忙說我有事，

最近我調到七車間，

這裏工作很忙亂，

我想想辦法解決困難。

鳳芝聽罷心才安，

晶晶催着快去玩，

鳳芝給景文泡壺茶，

母子二人才出房間。

傅景文就把房門關，

電燈光下細盤算：

衣服怎麼做的快，

還要質量合格又美觀。

左思右想把頭點，

有兩位首長到過車間，

指導過新的勞動組合好經驗，

要我們推廣流水作業法學習蘇聯。

什麼是流水作業法？

是一個什麼巧板眼？

傅景文想到此處要把首長見，

又想一步到蘇聯。

他起身倚窗向外看，
工區的夜景真壯觀，
新蓋的房子高又大，
燈光明亮似白天，
露天舞場音樂起，
年青人在一起跳的歡；
老工人愛靜不跳舞，
同着老伴坐茶館；
工人的子弟多幸福，
打毬球來盪鞦韆，
幸福生活真可愛，
景文不覺笑開顏。
為了幸福的生活要增產，
明天我一早上書店。
星期日正午十二點，
景文夾書轉回還，
翻開書本仔細看，

「蘇聯重工業流水作業法」介紹的全，
流水作業法有是有，
可沒有做被服這一篇。
流水作業法好雖好，
被服業沒有也枉然。
他放下書本漫步走，
左思右想暗盤算，
操作方法靈活用，
我不信攻不開竅門關！
拿一張紙來上邊畫，
流水作業分工段，
手續簡便流的快，
一人只做一條線。
比比劃劃苦心鑽，
直到深夜十二點，
工序畫好收拾起，
單等明天到車間。

(白)這正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傅景文苦心鑽研，終究畫好了工序草圖。第二天早起，他懷着滿腔熱情就直奔工廠來了。

傅景文手拿圖樣往前趕，

到工廠進了七車間，

把草圖攤在桌子上，

叫工長老范老尚快來看，

二人忙問什麼事？

傅景文從頭到尾講一遍，

他二人連說好好好，

傅景文說有人幫忙更好辦。

三人帶着圖樣往前走，

去找黨支書、車間委員會提意見。

幹部們開了個碰頭會，

個個同意、人人稱讚，

決定要推廣流水作業法，

先在那張廠英小組作試驗。

到下午小組召開動員會，

傅景文在會上發了言，

他這邊剛把情況介紹完，

那邊廂七言八語亂成團，

技術好的他不願意，

他言說生手拖我少拿錢，

還是那各幹各的最方便，

你不攔我我也不把你攔。

老張他被服做了八年整，

聽說要流水作業心不安，

這要技術專一學的快，

青工就要趕上咱。

有的說水流起來工作緊，

拉屎撒尿沒時間。

這些意見雖是少數，

思想不統一怎把活幹。

傅景文把意見都記下，

最後他才發了言：

工資問題不會錯，

基本定額照原先，

青工們進步是好事，

保守思想要打消完，

解手時間自然有，

可不能故意停車出去玩，

實行流水作業能提高生產，

與個人和集體利益都有關。

經過醞釀討論後，

一致同意沒意見。

頭一天準備工作做齊全，

第二天開始作試驗，

實指望一人一線流的快，

誰知道停的停車斷的斷，

小趙他技術差點供不上，

老張他連聲催着快一點，

催的小趙心發急，

（夾白）只聽「喀喳」一聲，

車停針打線也斷。

水到此處流不動，

上手下手都不滿，

這個說你一人耽誤大家的事，

那個說不好計件怎算錢？

小趙說你們怨我我怨誰，

流水作業非等閒！

衆工人你言我語有意見，

傅景文只急得一頭汗，

眼看着流水作業難開展，

連忙找老尚和老范。

三個人商量事好辦，

挖出了失敗的主要根源。

（白）張殿英小組試驗流水作業法，誰